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而姦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偽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躍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璅璅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惨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偽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偽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説、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臣賊子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

父乎是猶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敎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閒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棄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棄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弒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偽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群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愨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為體相得而後為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為君目將司明也汝為君耳將司聽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致化之移也姦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姦人之所以為刼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説故備之愈密而姦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涵淯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閭閻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道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傴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已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

取上疑有脫字

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殺而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

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毁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寛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徼訐懐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詁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

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

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臯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掩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伺伏

以採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

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汚也、是以爲政者、必愼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劃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

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巳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詳、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

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罔疑罔

劾恐劾

躬脩元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罔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聽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

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强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

胥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闇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為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敗

括之毋、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臣以為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

賢當作監

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授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覺上疑脫體字

養眞也、歡康之處、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迥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淸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衆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厦、居

列一作裂

綿疑錦

重陰之元堂，褰羅帷以來清風，列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與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褥，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帘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

其功然猶誡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仁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愼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持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
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
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
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
天子據萃士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
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
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
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舜
不嫌登禹，親仁也；學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

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淸、姦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愼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

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
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覆之以日月紀之以星
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
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
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
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
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擧及側

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巖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

各得下其字衍

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臣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

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
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
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試
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
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
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
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
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
俊德、守位以人、所以體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

登階之間恐有脫字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其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

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探疑誤

無下恐有脫字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卒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旣任之不盡其才不竅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

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

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廱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刄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肯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

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
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
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
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
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
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
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
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

日側忘飡怨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襲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御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君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
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娉、死葬無以相
䘏、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
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
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
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群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勑撰

傅子　　　傅元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

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尋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擧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擧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擧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相取作許相可取

子下有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

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
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
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
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
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
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
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
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
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

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刑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

工者裁帛刋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價作賈

舊無其字補之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奓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
虎崇偽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
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
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
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
衆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
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偽衣足以暖身
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營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隷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

典作正

賤疑賊

內作罔

安其道，罔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瘁舊作悴改之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藪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

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

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

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

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

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

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

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

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末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晷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

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姦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敬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

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

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罔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

倂上疑脫威字

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安輕、則威政隳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亂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糺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殘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法刑之法疑任字誤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
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
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
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
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
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

衒作衙

既食於人四字無

故作欲

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衒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吏作利
無天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敎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餧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

主上有八字

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

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棄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幷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

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下上有夲字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

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卽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
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
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
擧善以敎、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
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
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
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
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
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

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

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䟽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

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
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
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
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
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
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
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末作夫

是之謂公道、末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直[illegible]法字犯之

倦於人、而内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内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

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挍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尚下有寬字

憯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苛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

然下有愛字

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歘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錯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刷辰同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減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

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寛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寛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敎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
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
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
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
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
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
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
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
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

民而下恐有闕文據上下恐有脫字

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苛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竭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敎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親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糺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

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惑恐當作所

憫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

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常下有由字 推役移作推移 割作剖 上惑吴行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移、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

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

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辯足以惑
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
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
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
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
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
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
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撿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煑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